

脇痛

余弟於六月赴邑途行受熱且過勞性多躁暴忽左脇痛
皮膚上一片紅如碗大發水泡瘡三五點脉七至而弦
夜重千晝醫作肝經鬱火治之以黃連青皮香附川芎
柴胡之類進一服其夜痛極且增熱次早看之其皮膚
上紅大如盤水泡瘡又加至三十餘粒醫教以白礬研
末井水調敷仍于前藥加青黛龍膽草進之其夜痛苦
不已叫號之聲徹于四隣脇中痛如鉤摘之狀次早觀
之其紅已及半身矣水泡瘡又增至百數予心甚不憚
乃載歸以詢先師黃古潭先生先生觀脉案藥方哂曰

切脉認病則審矣製藥訂方則未也夫用藥如用兵知
已知彼百戰百勝今病勢有燒眉之急叠卵之危豈可
執尋常瀉肝之劑正治耶是謂驅羊搏虎矣且苦寒之
藥愈資其燥以故病轉增劇水泡瘡發于外者肝鬱既
久不得發越乃侮其所不勝故皮腠爲之潰也至于自
焚則死矣可懼之甚爲訂一方以大瓜蒌一枚重一二
兩者連皮搗爛加粉草二錢紅花五分戌時進藥少頃
就得睡至子丑時方醒問之已不痛矣乃索食予禁止
之恐邪火未盡退也急煎藥渣與之又睡至天明時微
利一反復睡至辰時起視皮膚之紅皆已冰釋而水泡
瘡亦盡斂矣後亦不服他藥夫病重三日飲食不進呻

吟不輟口一劑而愈真可謂之神矣夫瓜萋味甘寒經云泄其肝者緩其中且其爲物柔而滑潤於鬱不逆甘緩潤下又如油之洗物未嘗不潔考之本草瓜萋能治插脇之痛蓋爲其緩中潤燥以致于流通故痛自然止也

腹中水鳴

生生子曰一婦三十五歲無子恐夫娶妾致鬱經不行者三月矣病腹痛惡心諸醫皆云有孕其夫亦粗知醫舉家欣喜治以安胎行氣止痛之藥服三五十帖不效痛苦益甚凡未申時發寒熱腹中有塊如彈子大者二三十枚翻騰作痛行動則水聲漉漉痛極則吐酸水五六

碗吐盡則塊息而寒熱除痛亦不作明日亦然又作瘧
治轉劇召予診左手弦尺瀉右手濡弱重取則滑尺同
左時經已五月不行矣予曰此鬱病也豈有瀉脉成孕
之理若然則前藥當效矣其夫亦悟乃爲製方以二陳
加香附山梔撫芎玄胡當歸紅花之類藥進而痛止連
與四帖皆效但藥止則痛發如故調治一月不能除根
予因持脉案見先師黃古潭先生先生乃諭予曰此鬱
火病也其病起于肝膽蓋肝主謀慮膽主決斷謀不決
則鬱生鬱生則木盛木盛則凌脾脾傷則不能運化精
微而生氣血以故月水不來也肺金失于母養則降殺
之令不行木寡于畏而侮所不勝是以直冲犯清道以

作吐也吐後諸症皆減者木升而火息也爲裁一方以
黃芪五錢柴胡三錢白芍藥二錢甘草一錢陳皮貝母
枳實各五分姜三片一劑而寒熱除再劑而痛減吐止
水聲亦絕七日不發其夫喜曰是何神速也乃拉予復
請命于先生先生曰夫寒熱者少陽膽也吐酸者厥陰
肝也痛而復塊翻騰者火盛激動其水如鍋中湯滾泡
浪沸騰是也吐多則肺金愈傷故用黃芪補肺金爲君
使得以制肝木以柴胡瀉肝爲臣以升發其膽火經曰
木鬱則達之達是通達之義夫木性上升者也旣鬱則
不升故用柴胡升發膽肝之清氣使衝開其鬱結以復
其常又曰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補肺制肝正

謂此也又曰泄其肝者緩其中以甘草緩中爲佐又曰木位之主其瀉以酸以白芍藥于脾中瀉木爲臣病久生鬱鬱久則生涎以貝母陳皮枳實開鬱逐涎爲裨使然後金得其正木得其平土得其安由是病去而愈速前方用山梔黃連之類皆降下之藥火勢正熾豈區區寒涼所能抑哉故經曰輕者正治重則從其性而升之但凡治病要當識得此意

先生吾徽黟人也汪石山翁弟子少業儒通五經以疾就醫治病每有超見此畧述其二耳且此今人所患者多而治者鮮有若是之明且盡也故揭附于斯以公同志者庶先生之名不泯也

治腎消

本事方云唐李祠部治消渴者腎虛所致每發則小便甜
醫多不知其故方書缺而不言洪範曰稼穡作甘以物
理推之淋餻醋酒作晡法須臾卽甜足明人之食後滋
味皆甜流在膀胱若腰腎氣盛則上蒸炎氣化成精氣
下入骨髓其次爲脂膏又其次爲血肉其餘則爲小便
故小便色黃血之餘氣也五臟之氣鹹潤者則下味也
若腰腎旣虛冷則不能蒸化穀氣盡下爲小便故味甘
不變其色清冷則肌膚枯槁也猶如乳母穀氣上洩皆
爲乳汁味甘消渴病者下洩皆爲小便皆精氣不實於
內則小便頻數也又肺爲五臟華蓋若下有煖氣蒸則

氣潤若下冷極則陽不能升故肺乾而渴譬如釜中有水以火煖之又以板覆之則煖氣上騰故板能潤若無火力則水氣不能上升此板終不得潤火力者腰腎強盛也常須煖補腎氣飲食得火力則潤上而易消亦免乾渴之患故仲景云宜服八味腎氣丸

余族兄雙栢五旬後病此時師以滋陰降火之劑投之小便愈多色清而長味益甘則渴益甚屢更醫率認爲熱盡用苦寒輕劑如天花粉黃連麥冬石膏知母之類重劑如承丹之類不惟不效反至遍身如癩精神癯削脉皆細數余後至曰此東垣所云消渴末傳也能食者必發腿疽背瘡不能食者必傳中滿鼓

脹今脈細數而膚皆隱癢寧免其無疸瘍乎急宜更藥毋用寒涼壞胃也乃以腎氣丸加桂心五味子鹿角膠益智仁服之半月精神需長消渴痊除小便不甜膚癢俱脫十年無恙後以不如意事觸之遇疾復作諸醫又以滋陰劑與之遂成腫滿而斃嗚呼痛哉設若守加味腎氣丸未必有是腫滿病也仲景東垣實爲祖師千載之下益使人崇信也特附于斯以告同志

羅太無藥戒

客有病痞者積于其中伏而不得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

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
焦膈通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者疾不數日痞復
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不踰月而痞五作
五下每下輒愈然客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
不步而慄肌革無所耗於前而其中蕭然莫知其所來
嗟夫心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蕭然獨
何如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笑曰子無怪是
蕭然者也凡子之來固爲是蕭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
理有甚快於吾心者其未也必有傷來無傷於其中則
無望快於吾心夫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爲痞橫
乎子之胸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

累和平之物不能爲也必將搏擊震撓而後可夫人之
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成而子
之和亦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則子之
和亦一傷矣不踰月而快者五子之和平之氣不旣索
乎故藹然如不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也
子歸燕居三月而後與之藥可爲也客歸三月齋戒而
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復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
而疾少乎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可復常且飲藥不得
亟進客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懣然而遲之蓋三投
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之效久較則月異而
時不同終歲而疾平矣客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

故醫曰此醫國之說豈特施之於病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捍而不聽令墮而不勤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常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悍厲猛鷙不毫髮少貸痛剗而力鉏之於是乎秦之政如建瓴流通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痞常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頑者已圯强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懽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亡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肢枵然徒具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姓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故秦之亡也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痞矣先王豈

不知砮然擊去之以爲速也惟懼其有傷于中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育之教以仁義道以禮樂陰解其亂而除去其痞旁視而憊然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久而後患除矣是故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予之藥終年而疾愈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吾心者其未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中則無望快於予心雖然豈特治天下爲然哉客再拜而

紀其說

人經脉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脉考

靈樞經第十五篇有曰人經脉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脉以應二十八宿夫謂二十八脉者何左右手足上下各十二經又陰蹻陽蹻共二十六也合任督二脉前後以足其數云

人身四海說

生生子曰天有四時地有四海而人亦應之四海者髓海血海氣海水穀之海也十二經水皆注于海也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街下至三里衝脉者爲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虛之上下廉膻中者爲氣之海其輸上在于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于其蓋下在風府有餘不足皆

可得而見也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愜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不足則肌不受穀食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白過其度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凡此有餘不足宜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無犯其虛順者得復逆者必敗

出靈樞
海論篇

剛定野山秘抄種子論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則絪縕者升降凝聚之謂也媾精者配合交感之謂也必二氣合則化自生矣否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惡能望其化生

哉然則人之不孕育者豈夫婦竟無一交媾之遇邪遇而不識不會是亦獨陰獨陽之謂也不知者諉於天命則泥矣間有倡爲資藥餌以養精血候月水以種孕育又多峻補以求詭遇則嗣未必得而害已隨之此固予之痛惜也久矣因究種子之道有四一曰擇地二曰養種三曰乘時四曰投虛是也何也蓋地則母之精也種則父精也時則兩精交媾之時虛則去舊生新之初也又嘗聞之師曰不受胎之原有二陰失其道而不能受者以氣勝血衰故也衰則寒熱乘之氣凝血滯而營衛不和經水先後多寡不一也陽失其道而不能施者以氣虛精弱故也弱則原于色欲過度耗其精元精元既

弱臂之射者力微矢枉安能中的宛斯二者皆由不能
自寶以致真元耗散陽不施陰不受陰涸陽枯則生生
之道息矣猶乃歸之天命不亦悞哉以是種子者必地
盛則種可投又必時與虛俱得焉可成孕而生子矣雖
然至難養者精至難遇者時與虛苟不憑以藥餌之力
示以調攝之宜候以如期之法則養與遇竟茫然矣又
知種子之法以調經養精爲首而用藥須審和平夫婦
尤必相保守旬日之間可使精元俱盛待時而合時則
所謂三十時中兩日半也經候至此積穢蕩滌旣盡新
血初生時與虛俱會而可以施其巧矣又恐情實不開
陰陽背弛續有奇砭以動其慾庶子宮開而真元媾合